

尺水微澜意悠长

◆ 殷亚平

民国时期,小杨月楼的戏班因水灾受困天津,行头押在当铺,水退后想回上海,素不相识的李金鳌出面把东西赎了回来...

冯骥才的小说《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鳌》仅2000字左右,通篇没有一句废话,行文跌宕起伏,场景描写生动细腻...

小杨月楼第一次见李金鳌时,“进了屋,屋里赛破庙,地上是土,条案上也是土,东西全是东倒西歪;迎面那八仙桌子,四条腿缺了一条,拿砖顶上”...

后来,李金鳌为了上海滩的脚夫们去找小杨月楼。小杨月楼上带着油彩就跑出来,口呼:“‘二哥’!三步并两步跑下台阶。脚底板给冰雪一滑,一屁股坐在地上...”

作者特别擅长描写人物,比如写李金鳌,“这人足有六尺高,肩膀赛门宽,老脸老皮,胡子拉碴;那件灰布大褂,足够改成个大床单,上边还油了几块儿”...

冯骥才是写小说的高手,整篇小说语言生动巧妙。写天津水灾:“龙王爷闯进天津卫”“龙王爷赖在天津一连几个月”“人都泡在水里”...

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起源于至微。”这里的“至微”指那些具有永久艺术价值的细节,“应声打屋里猫腰走一个人来,出屋直起身,吓了小杨月楼一跳”...

冯骥才说,天津这块儿地里边有碱有盐还有硝,因生出各色性格的人,又热又辣又爽又不好惹...如果没这些人,就不知道嘛叫天津卫。据说,他写文章一定要亲自考察,真实感受老百姓的日常...

目前,我国山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河南、山东、湖北、山西、江苏等5个主要生产省份种植面积均达到数万公顷,并大致形成了几个山药种植规模化发展的集中地带...

第三章 一个新中国家庭的粮食记忆 现在电视、网络、平面媒体上关于美食的栏目很多,人们平时谈及吃饭的时候,说的也大多是舌尖的新奇感受、稀奇古怪的体验或繁复、绝妙的烹饪手法等...

百姓记事

难忘儿时吃西瓜

◆ 殷雪林

的古时候人们围在一起吃西瓜的快乐图景,那人齿的快意、透骨的清涼和迸发的欢声笑语,也一股脑袭来。

每当我这时,我脑海里就会蹦出儿时一家人吃西瓜的快乐画面。那时家家几乎都很清贫,吃西瓜并不是天天都能有的事,我家一个夏季也就吃上三四回,因为难得吃到,所以觉得几时的西瓜特别清甜,味道特别甘美...

我记得小时候每年夏天西瓜大下市时,我们兄弟姐妹就馋得不得了,常闹着父母买西瓜吃,因为家里生活拮据,每一分钱都要掰着花,哪有多余的钱随便便给我们买零食吃?可是又拗不过儿女们的渴求...

西瓜古称寒瓜,清甜多汁,营养丰富,有夏季百瓜之王的美誉,且物美价廉,其清凉消暑、解暑降温的特点,老少咸宜,尤其儿童最喜爱之。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更作冰雪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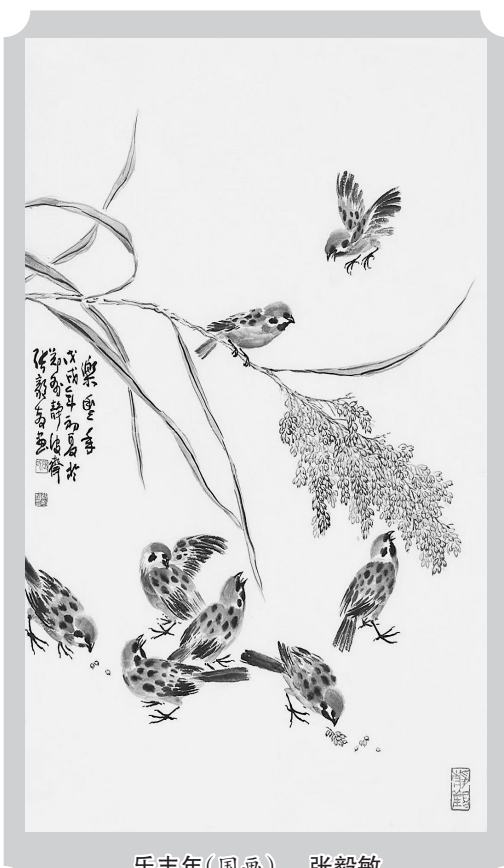
刻父亲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和得意的笑容。到了屋里,父亲又不让马上吃,吩咐我们到隔壁邻居家打桶井水,把西瓜浸在桶里,等到午睡后再吃,说这样经过井水拔凉的冰镇会更加清凉解渴甘之如飴。父亲吃过午饭就休息了,我们兄弟姐妹怎么也睡不着,一会爬起围着水桶转悠,还不时将手插进桶里拨弄着西瓜,看着西瓜在水桶里荡漾起伏,心中迫不及待的馋欲更加难耐。

终于等到父亲午睡,他用左手将青腾腾的西瓜从桶里捞出,托起水淋漓的瓜儿靠近耳旁,右手砰砰拍几下,换过左手又砰砰拍几下,这时我们睁大眼睛异口同声地问父亲:“熟透没?”父亲眯眯笑着说:“保准甜掉你们的大板牙!”我们会乐不可支地笑得前仰后合。然后父亲轻轻地又将瓜放在桌上,举起菜刀,刀刚沾上瓜皮,只听清脆的噗一声,西瓜就炸裂两半,青皮红瓤,一股清凉甘甜沁入心脾之气溢出,顿觉眼神也似乎凉悠悠的。那时的西瓜特大,有时母亲也会叫我们用盘子端着上几牙,送给对门或邻舍以保持淳朴情谊,然后迅速跑回来,是一家大人欢快无比地围着方桌大快朵颐。

有时吃过的西瓜皮母亲也舍不得扔,用刮皮刀削去表层青皮,再用菜刀削尽啃剩的红瓤,切成条块,凉拌、清炒都好。西瓜子漂洗干净,放在烈日下一个下午就可晒干,等到夜里乘凉,母亲化些许盐炒熟,一人分一小把,有时邻居一起乘凉,母亲也会将瓜子分给大家一同分享。躺在大院里竹椅、竹床或门板上,遥遥满天星斗,沐浴习习凉风,听着精彩传说故事,嗑着香香的瓜子,让人感觉日子甜蜜芬芳。

现在大棚培育,西瓜一年四季都有售卖,大生活富足了,吃西瓜已不再是难事,可父亲、母亲先后去世了,兄弟姐妹们各自成家分散在小城的南北西东,天天各忙各的,难得一聚,儿时夏日父母为我们兄弟姐妹分食西瓜的欢乐场景,已成了遥远的记忆。如今回忆起来,令人唏嘘,再也回不到童年那天真烂漫的时代了,再也不能沐浴从前那温暖温馨的时刻了,即使暑季里天天吃西瓜,却再也无法吃出儿时的快乐和甜蜜的味道来。

怀念儿时吃西瓜,更怀念父母都健在的那个虽然清贫但却温馨其乐融融的家!



乐丰年(国画) 张毅敏

人生讲义

麦田启示

◆ 李荣周

那年冬季,由于多方原因,我所在的单位重新组合,只有极少数人留在单位继续工作,大部分人下岗,另寻出路。我也成了一名下岗职工。告别四散离去的工友,望着依然熟悉的办公大楼,感到以后生活的压力,我心里升起了一丝淡淡的哀愁,有一种难言的苦涩。

为了重新工作,我早出晚归,跑了几家单位都一无所获。是没有岗位,或是临近年终领导忙于其他事情,无暇顾及。我心情郁闷,决定回老家过年,等待消息。

返乡后,父亲望着失魂落魄的我问原因,我便把工作的遭遇,生活的挫折对他进行了诉说。父亲听后笑着说,现在下岗的人多了,苦恼也没有用,别想那么多,在家待着也没事,不如帮我干点农活。我点头答应了。我也没父亲牵出家中的黄牛,扛上齿耙,走向了村东的麦田。

这一年是个暖冬,太阳终日悬挂在蓝天,把它温暖的光线投射在大地上。由于小麦灌溉及时,肥料充足,青苗开始疯长,距“立春”还有一段时间,麦苗便分蘖出多片绿叶,生长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望着长势良好的麦田。我不知父亲要我来帮他干些什么。这时,父亲已给黄牛套上了齿耙,然后把齿耙翻转过来,站在上面。一声吆喝。齿耙像水中行驶的竹筏缓缓前行。竹筏过处,激起了一层细细的波纹,麦苗开始侧伏,有些青叶也开始脱落。不一会,侧伏的麦苗平铺在地上,坦荡如砥,就像一条绿色的大毡子。

望着一片绿茵的麦田,我很吃惊,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人为地损坏青苗,把我田弄成这样。半晌时间,父子俩便收工了。

此时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便说,小麦是耐寒作物,有极强的生命力,风雪压迫不了,折磨不了,它能屈能伸,有韧性,有弹性,现在看似伏卧在地,不久将会重新抬起头来生长。今年天暖,墒情又好,如果不给点压力,恐怕春天一过再抽穗,夏天成熟籽粒就不会饱满。

我突然明白了,知识不多的父亲原来是在以物喻人,用暖冬里的麦子生长来告诉我做人的道理。果然,“立春”不久,侧伏的麦苗焕发了无穷的生命张力,重新抬起头来。脱落叶子的青苗又重新长出了一片片绿叶,麦田又是一派生机。

那年,我家的小麦籽粒饱满,又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年份。而有些农户,由于没有及时地给旺盛的生命一些压力,硕大的麦穗上却是干瘪的麦粒。后来,我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压力和挫折,我都淡然处之。因为父亲的话永远记在我心里,那块暖冬里生长的麦田,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荐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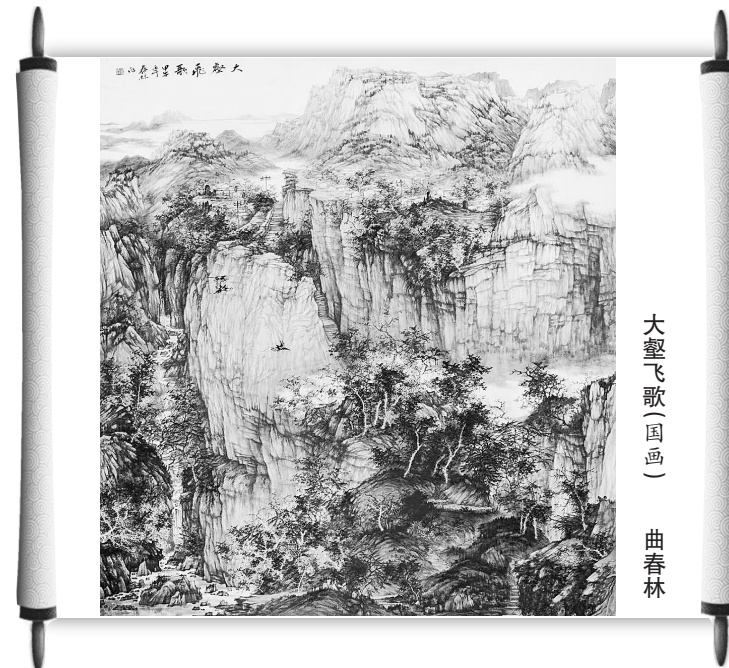
《老五》:高校毕业季回望青春岁月

◆ 曾雪梅

小说塑造了一个20世纪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老五形象,品学兼优的老五本该有美好前程,但他单纯善良,一不小心跌入了遍布荆棘的现实暗道,成了处处碰壁、事事坎坷的倒霉蛋,错失了爱情,也“走丢”了自己,历尽坎坷,山穷水尽;好在他乐观豁达、锲而不舍,硬是在跌跌撞撞中寻得人生的柳暗花明。小说以幽默的对白、近乎写实的笔法展现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折射时代的变迁以及人性的对决,歌颂了对爱与善的坚守。作家止庵读完如此评价:谢刚笔下的老五,如同阿甘一样善到极致,却没有阿甘的幸福,他在大时代下挣扎坚守,在破败的人生面前自我救赎,也正因此,他的人生才更有价值。

作家邱华栋评价称,小说中老五即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生磨难,都没有失掉对真、对善的追求,这个文学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他跟很多大学毕业的人走的路不太一样,但是他又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形象旁证了改革开放年代里面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奋斗历程。

正值六月毕业季来临,大学生们即将告别校园生活走向社会,开启人生的奋斗之路,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跃跃,未来也给他们提供了机会与挑战,现实题材小说《老五》的推出可谓正逢其时,这部小说用文学的方式给即将踏入社会的青年们描绘了一种可贵的坚守。



大壑之歌(国画) 曲春林

人与自然

过雨荷花满湖香

◆ 王留强

船缓缓而行,过了一座三拱石桥,便是一片开阔的湖面。湖面上,满目荷花,趁着翠绿,仪态万千。雨雾中,隐约可见右前方有一小岛,树木葱郁,间或有两三只小舟环绕。同行的朋友风趣道,这该是个情人岛吧。谈笑间,湖面上隐隐有箫声传来,远远望去,一只仿古画舫泊于荷花丛中,船上人影绰绰,行近一看,只见一女子手抚古筝,行云流水;一女子翩翩起舞,妙姿绰约;男子奋力撑篙,荷叶绕生,柳暗花明,一弯接一弯。大家接下来乘船游湖,必定能体验到湖水的绝美和妙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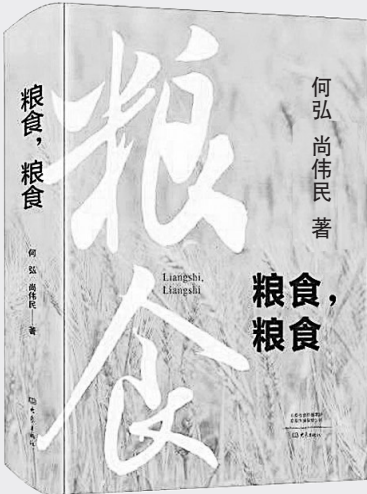
望着鲜荷盈满的龙湖,导游小妮指着左前方的一片水域说,这里有一景,名为九曲十八弯。水道迂回曲折,荷花绕生,柳暗花明,一弯接一弯。大家接下来乘船游湖,必定能体验到湖水的绝美和妙趣。按照导游的指引,我们依次登船,穿好橘色的救生衣,湖面上风声乍起,刚刚还晴朗的天空,忽然间暗云涌动,接着蒙蒙细雨飘洒而至。湖面上顿时烟雨朦胧,静谧深邃。还好,游船有篷,置身于烟雨水波之中,灵魂仿佛要出窍而去。

热空气骤然聚拢过来。我忽然忆起《诗经》中《陈风》所描绘的神句:“彼泽之坡,有蒲有荷……,彼泽之坡,有蒲有荷……”。彼泽之坡、有蒲有荷。“朋友们拿手机,以苇为景,或拍他或自拍,留下了美好的瞬间。言及蒲苇,驾船的小哥说,蒲苇是淮阳的名菜,别号“淮阳大葱”。因其生菜水灵白碧,鲜脆嫩脆成为别具风味的一道美味菜肴。这里有一个传说,春秋时代,大思想家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三次来陈,居留五年。在龙湖岸边的高台之上收授门徒,讲儒家治国之道。此间常以“圣人的蒲根为食物,所以又称为‘圣人菜’。我们对小哥的解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换来了小哥对我们更多的热情,他说还有一个好地方,顺便带我们去看看。小船滑过湖中的一处岸点驶去。登上岸,是一片开阔绿地,花草茂盛。蒲苇掩映处,是一个偌大的荷花园,名为荷花大观园,有的荷花粉如胭脂,有的洁白如玉,有的杏黄醉人,有的翠绿赏心,各色花貌,光滑油亮,或羞涩含苞,或并蒂竞放,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其间时有游客登岸入园,赏荷闻香,拍照留影,人荷交互,自然贴切,别有一番情调。

饱赏了美丽妖娆的荷花仙子,我们又顺水前行。荷花丛里,不时有小船停泊在那里,有男儿女子,静坐于船头,船上摆着竹桶或竹筐,里面装满了绿茵茵的莲蓬。他们只是向我们轻轻挥手,却不大声叫卖。悠然自得的神情,令我们艳羡。我们岂能错过擦肩的机缘,各买了几支,分享着甜香的莲子,心也香甜了许多。

雨丝被微风悠悠扯断,龙湖也渐渐从我们的视野里远去。龙湖,碧水盈盈,安详静谧,博大精深,波澜不惊,与厚重的陈楚古地血脉相连,讲儒家治国之道。此间常以“圣人的蒲根为食物,所以又称为‘圣人菜’。我们对小哥的解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换来了小哥对我们更多的热情,他说还有一个好地方,顺便带我们去看看。小船滑过湖中的一处岸点驶去。登上岸,是一片开阔绿地,花草茂盛。蒲苇掩

连载



粮,留够生产队所需的粮食(种子、化肥、农具等公益金)之后,把剩剩粮食的60%按人头平均分,另40%再按社员劳动的工分分配。

婚,1966年有了长子尚学民,1969年,1972年又分别有了次子、女儿。四口人在农村,祁青苳要带三个孩子,还要照顾家,多少生产队劳动就很有限,挣不了多分工分,按照人头平均分到粮食,就得拿“缺粮款”。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生产队对于社员粮食的分配,应该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可以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分工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可以采取按劳分工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其他适当的办法。不论采取哪种办法,都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按此条例精神,尚本礼老师家所在的河南省滑县万古公社社后大队第二生产队,与大多数农村生产队一样,对粮食的分配实行的是“人六劳四”的办法,也就是在交够公

核算出工值),超出部分便以欠账形式记账,这就是“缺粮户”,“缺粮户”一般是孩子多、劳力少或者有困难的家庭。反过来,分到的粮食价值低于家庭劳动所挣的工分值,就是“余粮户”。“余粮户”并不多,大多是一些青壮年多、孩子少、工出多的家庭。

到了年终决算时,无论是“缺粮户”还是“余粮户”,原则上都是要兑现的,“缺粮户”以现金的形式向生产队支付“缺粮款”。也有家庭实在交不起“缺粮款”,就累积到下一年,甚至多年累加,欠到三四百元。“余粮户”则可以分到“余粮款”,或者得到等价的粮食——这是那些辛苦劳动一年的青壮劳力最高兴的时候,会趁着过年的菜,喝上二两七八毛钱一斤、带着股甜味的本地红薯干酒。

尚本礼老师的工资,除去他本人在学校的伙食费和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开销,每年要节省出100多元来缴“缺粮款”,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尚本礼老师在万古公社所在地万古联中任教,吃住在学校,“粮食关系”也在学校。按当时的说法,尚本礼是吃“商品粮”的,即他属于城镇居民户口,非农业户口。在当时粮油统销体制下,吃“商品粮”的干部、工人、城

镇居民等,每人或每户都有一个“粮本”,即“居民购粮证”,凭“粮本”可以到指定粮所(店)购买核定数量的粮油。因为由国家做后盾为这些人提供定量的粮油,能保障他们基本吃饱饭。这令农民老大哥非常羡慕,他们称这些吃“商品粮”的人为“定量户”。

农民老大哥就没有这个“粮食定量”保障,他们只能靠生产队分粮食。那时候粮食产量低,在中原绝大部分地区,每个人一年分到的小麦只有几十斤,好的时候也不上百斤,占不到全年口粮的四分之一。而粗粮中,玉米占的比例也很低,与小麦差不多,农民的口粮绝大部分是红薯。

《滑县志》记载:“1953年11月,滑县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居民每人每月30斤,机关团体每月人均25斤,重体力劳动者45-50斤。1955年执行国家《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1957年,针对粮食供应中‘定量偏高,供应偏宽,控制不严,粮食浪费大’的情况,实行四类九等口粮定量法。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每人每月32.5-33斤,区干部35.5-36斤,小学教员36.5-37.5斤,勤杂、保管、轻体力、中学生为37.5斤,高中生40斤。压缩

行业用粮15%~20%,临时特殊用粮一律取消。1960-1965年,调整幅度不大。1965-1987年,特重体力48-60斤,重体力37.5-46.5斤,轻体力31-34.5斤,脑力劳动者29斤,高中生31斤,女29斤,初中生30斤,女29斤,市民26斤。”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要求“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受灾的地方应当更低些。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调拨的和为支援灾区而增加外调的粮食任务以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原粮380斤,最多不能超过原粮400斤……”

“凡是超过400斤标准的要降下来,这自然要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并且必须做好商品粮较多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00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